

旺蒼文史資料

編委會

第二十一輯



旺苍文史资料

(第21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四川省旺苍县委员会编

封面题字:聂荣贵

封面设计:林清和

篆刻:周阳秋

内 部 发 行

川广内字[2004]131号

旺苍中学印刷厂 印刷

二〇〇四年十月

邮编:628200 电话:(0839)4202706

目 录

文化教育

- 旺苍才子米绍诗 米毓田(1)
川北民俗恋歌《月儿落西斜》 季文荣(25)
概说标语口号 周永智(32)
“文革”中小学下放大队办的经历 蔡集云(42)
“6·23”畅游东河目击记 周福昌(50)
“文革”轶事 何正山(54)
旺苍民间工匠歌谣辑录 王 勇(72)

经济纵横

- 清水碧波进万家 邓仲民(86)

流金岁月

- 水磨乡社会镇反运动纪实 杨 超(104)
大道乡“三霸”复灭记 赵大礼(115)
广旺矿区工人运动概述 邵家仁(121)

风光名胜

- 米仓山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简述 史怀万(140)
鼓城山初探(一) 杜荣昌(175)
光头山—龙潭子景区概况 朱大错(184)

自然风物

- 地名探源 季文荣(189)
旺苍县城的奇特地形 马正安(197)

史海钩沉

- “古九龙场”轶事 张霖昌(209)
司马光在旺苍读书题诗简考 季剑南(226)
旺苍的寺庙 杨铸鼎(232)

案例选编

- “8·24”杀人凶案侦破记 梁仕全(245)
绑匪梦断 8 岁童 王 超(256)

旺苍才子米绍诗

米毓田

米绍诗(1910—1982)，字雅先(亦雅仙)，嘉川镇石龙村米家坝人。1938年四川大学毕业，旺苍县一至六届县人民代表，二、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。上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以知识渊博、才华横溢曾征服过旺苍一代骚人墨客。许许多多的人怀念他，称他是旺苍才子、诗人。我是米氏家族的晚辈，又和他是同宗同族，有责任为他写点文字，介绍他的生平轶事和才华，以此表达对他的深深敬仰。

远古传说话石龙 千年沃土育才子

嘉川镇石龙村位于旺苍县腹部走廊中段，东河、嘉川两镇的结合部。据《旺苍县志》记载，南朝宋武帝永新元年至三年(420—422)间，嘉川建县，为兴乐县，西魏恭帝二年(555年)，改兴乐县为嘉川县，至今已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。石龙沟、米家坝乃嘉川县的

东郊，是当时最繁华的地区。滔滔东河从这儿流过，由于长年的冲击，河东是近二千亩肥沃的“海绵地”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。河西是三千余亩良田的坝子。一年两熟，万顷麦海、千层稻浪；一条巨大的石龙山脉，蜿蜒起伏，卧于坝子的北侧。一千多年以来，人们世代繁衍，“石龙”的传说便家喻户晓，也不断形成了神奇的石龙文化。

石龙嘴。石龙村是以地形地貌似“石龙”而得名。相传女娲补天，陆地上全是水，无边无际，后来水汇聚成海，陆地露了出来，各种牲畜、昆虫和野兽各归其位。米仓山下沉睡多年的巨龙回归东海，因行动迟缓过嘉川时雄鸡报晓便蛰伏于此，化为“石龙”。因此嘉川坝之南山有“鸡鸣山”的传说。据长者讲，从前有人沿着石龙山脉走去，此山延绵数百公里，直到陕西宁强县境内。长长的石龙嘴吮吸着清澈的东河水，河心一对相距 10 余米、直径 5 米、高 20 米的“龙眼石”（石柱）拔河底而起，为旺盛一绝。相传这对“龙眼石”无论东河泛起多高的波涛都不能淹没它，水高石高，水低石低，也常撞烂东河上下船只，死伤船工。1958 年，县航运部门为治理河道，将露出水面的石柱炸掉，龙眼石随之便失去了当年之灵气，但现在肉眼仍清晰可见到隐在水中的一对巨大的“龙眼石”。由于有龙的传说，古代石龙地区祭祀龙的活动开展得也很热烈，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。民间认为，龙能生风雨、兴雷电，常把它作为兴云播雨之神，除每年的阴历二月二“龙头节”外，如遇久旱不雨，石龙人便举着用稻草做成的龙形和扎成的草人，戴着用树枝扎

成的帽圈，赤着身子，光着脚丫耍龙舞龙，并做出种种驱赶稻草人的动作。他们先在石龙嘴烧香，放鞭炮祭祀，敲锣打鼓，后沿河边吼边跑，大呼“请龙王爷降雨”。石龙沟原是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街，家家户户搬出事先准备好的大小水缸，盛满水，一旦耍龙的队伍到来，便向那赤身的人群和稻草人泼水，又叫撵“旱魃”。我小时候亲眼目睹过这一壮观的场面，也随着人群边吼边跑，十分痛快。

王爷庙。“王爷庙”座落在石龙嘴上，始建于清代中叶，为当时专祀“镇江王爷”所修的庙宇，寺庙以层楼飞阁、金碧交辉的气势钟灵毓秀地立于临河的石龙嘴上。庙内塑有四神：一是关二爷，二是财神，还有“哼哈”二神。听老人讲，解放前的石龙小街，商贾云集，百舸争流，是旺苍煤炭集散地码头之一。东河船只在此靠岸，下运煤炭，上运盐巴，为保船工生意兴隆、安全行船，在此修庙镇江驱邪。听父亲讲，这庙颇具神性，当年国民党抓我二爸的壮丁，二爸无处躲时，便躲于关二爷神像后，团丁惧神而不敢搜抓。石龙人每年农历六月兴“王爷会”，必组织百姓祭祀。从庙向西行百步，便有一座古式石拱桥，高二十米、宽五米，桥两头是一片硕大的麻柳树，古朴而美丽。可惜王爷庙、石拱桥均在修广旺公路时拆掉了。距王爷庙一千米的悬岩峭壁上，有一座观音寺，与王爷庙遥相呼应，寺庙共三层，里面供奉着观音菩萨塑像，仪态端庄，慈眸秀眼，头戴花冠，项佩璎珞，腕饰金钏，雍容华贵，被远近民众誉为“大慈大悲救难观世音菩萨”，常“求子”、“引路”，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、六月十九日、九月十九日为观音香会，成百上千的人络绎不绝，前往烧

香许愿，十分热闹。该庙毁于“文革”破“四旧”之中。

魁星阁。在石龙嘴的山梁上有一古道，是古代旺阆路的必经之道，上下有千余级石阶，长两米，宽两尺，可供八抬大轿上下。据长者讲，什么朝代说不清，巴州一知府上任乘轿路过此地，轿夫人累轿滑落地后，就命当地百姓在石龙嘴的岩石上开造一条小道，相传打掉了龙牙，流了三天黄水。石龙嘴改道后，通、南、巴、旺的考生去保宁府考试，为祈求龙神保佑，就集资在石龙嘴上修了“魁星阁”。考生到此，必香火奉供，求保佑金榜有名，一旦高中必给魁星神披红挂彩谢之。据《辞海》注释，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，是主宰文章兴衰的神。魁星神的塑造是取其“魁”的字形，即魁星神像的头部像鬼，一脚向后翘起，如“魁”字的大弯钩；一手像斗，如“魁”字中间的“斗”字，一手执笔，意谓用笔点定中式人的姓名。观其石龙嘴所凿“魁星神”像，栩栩如生，虽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仍色彩斑驳，“魁星神”亦风采依旧。

石龙悠久的历史，丰富的文化，尤其是那悠悠的古寺、掩隐的石桥，蜿蜒的山径，神话般龙的传说，给了幼小的米绍诗成长的丰厚沃土和营养，哺育了旺苍一代才子和诗人

富家子弟不失志 自幼苦读誉“神童”

米绍诗的祖籍在何处？据《中国姓氏》考证，全国米姓主要有两支，一支出自于唐代西域的少数民族，主要分布在甘肃、青海、宁

夏一带，为回族居多。如唐代的米怀玉、清代诗人米汉雯等。另一支出自于先秦时代的楚国，多为汉族。如宋朝的著名书法家米芾（1051—1107），湖北襄樊人，号“米颠”，祖籍山西太原人。旺苍的米氏家族是在明末清初四川移民时，从湖北襄樊迁移而来，故米芾乃米绍诗即旺苍米氏家族的祖宗。米绍诗很钦佩米颠。为何“米颠”，我年轻时听米绍诗讲过：北宋徽宗皇帝请米芾写一条幅，写好后皇上大加赞赏，要予封赐。米芾豪放不羁地说，我什么都不要，砚台被我弄脏了，请皇上赐给我吧。徽宗赐给了他。米芾十分高兴，不管墨多少，把砚台拿着就走，手舞足蹈，墨洒全身。皇上看过后，龙颜大悦地说，米芾“颠”了。米芾说，感谢皇上赐号。从此，米芾又号“米颠”。由此看来，米芾举止癫狂，学识渊博，不畏权贵的人格，在米绍诗一生的成长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米绍诗的祖父米映年是晚清秀才，父米夏云民国初期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，“五四运动”后回乡，曾任国民政府省、县两级参议员。由于很有文才，思想开明，处事妥当，赢得旺苍十里八乡“米大老爷”的尊称。他不欺负穷人，但嘉川的张干臣，百丈的姜广生，普济的杨挺生，英萃的陈廷辉等恶势力也惧怕他三分。旺苍的米氏家庭又主要分布在嘉川的石龙、五四，张华的友坝，东河的南阳、农林，其祖宗在石龙米家坝。米夏云为米氏家族定为二十辈字派：“长、生、田、加、庆、万、志、落、勤、根，秋、季、龙、灯、谷，东、阁、照、西、城。”若哪家喜得长孙，必请他取名，我的名字乃他所取。解放后，米夏云被定为民主人士，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，七十年代初病逝，享年94岁。

米绍诗虽出生在文墨世家，家境富裕，但不贪享乐，不失志气，自幼苦读诗书，凡文史诗词，有过目不忘之天赋。并能道其旨趣，善言辞，每于长者之前，侃侃而谈，娓娓辩述，从容不迫，落落大方。茶余饭后，常演绎文史故事，《东周》、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聊斋》诸书，无不讲得绘声绘色。吟诗作赋，即兴上口，对答如流。据《旺苍县志》记载：“米天资聪慧，记忆过人，文思敏捷，幼有‘神童’名。”旺苍流传下来的许多神童米绍诗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。聊记几则如下：

舅甥赋联：米绍诗的舅父尹健三，清代末年秀才，黄洋太阳村人。解放前曾任治城小学（东河小学）校长，身残、瘸子，他对米绍诗“神童”早有耳闻，总想找机会考考他。米绍诗五岁那年春节去给舅拜年，鞠躬后，随舅出去玩耍，甥在前，舅在后。舅突然看见甥一只眼睁着，一只眼似睁非睁。舅即兴说出：“娃儿，当今看物，需睁只眼闭只眼。”米绍诗立马反映出舅是冲着自己来的，回过头一看，舅父走路时一瘸一拐，脚一伸一缩，身体不平衡，便脱口道：“舅舅，现在处世，要伸只脚缩只脚”。尹健三未曾料到，米绍诗反映如此之快，既气又爱。

米绍诗7岁进入治城小学读书，深受舅父尹健三的疼爱，他俩既是舅甥，又是朋友。一次，米绍诗在厕所屙尿，一边屙一边耍“雀儿”，被舅父看见，舅出对：“乌鸡黑鸡乌黑鸡。”甥迎对：“赤鼻红鼻赤红鼻。”（因其舅父为酒糟鼻），舅甥俩相对大笑。事后尹的一些好友常拿此对与其取乐，尹总是笑笑说：“米绍诗小娃儿不懂事，但聪明少见。”

米绍诗十岁过年随母到堂舅尹超凡家，尹超凡先生为私塾老师，闻神童名，欲面试之。此时阳光透过窗户，满屋生辉。尹超凡手指窗户，口出一对：“窗眼无珠暗室偏能发亮。”此时，火盆上煨着茶壶，壶水上沸，蒸气上升，米绍诗触景生情，应声对出：“壶嘴有气沸水自然生波。”对仗工稳，一时满座宾客无不称绝。当夜回舅父尹健三家，主人家持灯相迎，灯光时明时暗，舅随口说：“有亮不如无亮亮。”米绍诗见路旁菜花初放，随口答对：“画花反比开花花。”文思十分敏捷。

兄弟竞对：米绍诗从小深受祖父米映年的溺爱。一个冬夜，米绍诗兄弟三人读完书后，祖父要他们围座炉旁，出口对试，获胜者以果品、醪糟奖励。祖父出对云：“五行金木水火土”。弟兄俩苦思无对，独米绍诗答道：“一脉高曾祖父孙。”米绍诗独获奖励，哥弟不得。

以诗驱贼：米绍诗小时读书常熬到深夜。一天，他刚做完功课上床睡觉，一小偷便推开窗户，伸进头，准备爬窗而入。他未曾呼叫，即吟诗一句：“伸出头也者。”小偷听房内有人说话，急缩头关窗，他又吟出一句：“忽然而缩之”。小偷听罢，顺房檐沟而走。绍诗吟了后两句：“顺沟而逃走，无面见我焉”。

于是这首：“伸出头也者，忽然而缩之。顺沟而逃走，无面见我焉”的诗使小偷胆寒。米家坝一度时期道不遗失，夜不闭户。

求学长知路漫漫 一腔热血洒故乡

米绍诗在旺苍治城小学读完小学，1930年初在保宁（阆中）联中读初中，校中墙报，亦他审编。初中毕业后，曾受聘五郎庙小学教书，由于教学认真，“小先生”很受欢迎。后考入成都天府中学读高中，与郭沫若是校友（低两级），校中文书，多有他拟稿。廿世纪三十年代中期，他考入四川大学文学系学习，以爱好诗文结识《华西日报》社长王伯羽及康乃尔、张宣、方维祺、陈淑华等，听已故米绍诗好友李尔常（原嘉川小学教师）讲，米在川大读书期间以文学才华出众受众多川大学子的青睐。一次川大学生足球队与成都市一足球队比赛，绍诗与全体师生到校园足球场观看助威，突然一球向他飞来，他把衣袖一挽，奋力踢去，所穿布鞋抛起一丈多高，仰面朝天，引得全场哗然大笑，口哨声、掌声一片，十分窘迫。米绍诗爬起来，拍拍衣服，穿好鞋子，站在场内，脱口吟诗一首：“露一手，亮一脚，鞋子都甩落，摔滚了我该基米，笑死一群牛。”场内肃然，绍诗转身而走。80年代，县志办杨铸鼎同志去省参加修志工作会，曾遇川大教授蒲孝云老先生（米绍诗的川大同学），蒲老称米绍诗是一奇才。

据李尔常老先生讲，米绍诗川大毕业后，曾被派往峨边县任过几天知县。他去峨边后，迟迟不予以议事，各界人士急见县长，万推之下，米主持召开会议。他一进会场，因人材矮小，鼻尖脸瘦，参会

人员便议论纷纷，尽管维持会议纪律的人再三叫“肃静”，但仍不能制止。米绍诗一句话未讲，愤然弃官。据人说，米绍诗一生从不照镜子。解放后他对着镜子说，米绍诗啊米绍诗，你是长得孬；长好了，脑袋早就搬家了。米绍诗弃官后，在资阳、成都任过教，又在省民政厅任科员，最后在华阳、广元两县任过秘书，因在省训团认识钱文华（旺苍建县首任县长），两人迅速以省训团“钱之口才、米之文才”结为好友。广旺分治，应钱之邀回旺苍，任旺苍初中校长，县文教科长。解放后，米绍诗拥护中国共产党，热爱社会主义，在反霸斗争中，他立场坚定，旗帜鲜明，揭露杨挺生集团残害人民的种种罪行，受到党的信任，1951年被任命为县文教科长。1959年，在古蔺县召开的全省文化工作会上，米代表绵阳地区向大会献诗，顺口占上数首，赢得与会者一片掌声。1961年调旺一中任语文教师，兢兢业业，循循善诱、诲人不倦，桃李天下；精通文学，被誉为旺中“活字典”，为故乡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米绍诗既被人称为奇才，也是趣才。他待人正直无私，豁达健谈，喜诙谐，善论辩，出口成章，涉语成趣。人群之中只要有他，总是语惊四座。也常常以自己的才华给他人以欢乐和愉快，同事们皆乐于与之相处。

一次，他与县委副书记侯仲生等下乡，见一农妇正在自己的用栅栏围起的菜园地里种菜，米出一谜语让侯副书记等一行猜：“远看是男人，近看是男人；不是女人的男人，也不是婆娘的男人，是男人（栏人）的男人（栏人）”。侯不解谜底，菜园里分明是一女人，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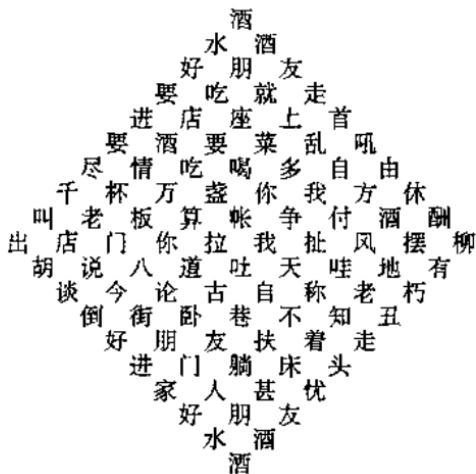
么是男人呢？随行人都很纳闷。他只有解开谜底，为护菜园的“栅栏”。他利用了“栏”与“男”的同音，即兴推出。走进农家小园，见主人的卧室十分讲究，他又出一谜：“远看是笼床，近看是笼床；不是蒸包子的笼床，也不是蒸馒头的笼床，是笼床的笼床”。这次侯副书记等人据上谜语的谜底，再看农户卧室内床铺，一下猜出了谜底：“床上蚊帐”。同行人无不叫好。

1954年国家百废待兴，党中央大力提倡勤俭节约，反对浪费，革新观念，破除陋习，男女结婚新式新办，一杯清茶，几粒糖果待客。副县长成建禄与黄琳秀结婚时，县级机关的同志送上一、两毛钱前去祝贺，唯米绍诗为烘托成副县长的新婚气氛，特作一副对联贴到新房，来宾见对联赞不绝口。上联：“妞妞怩怩做新郎。下联：“羞羞答答入洞房”。横联：“带笑吹灯”。含蓄而高雅，生动而细微，一付对联，把新郎新娘的洞房花烛之夜，勾勒得入木三分，淋漓致尽。

五十年代，米绍诗任文教科长期间，与当时的县团委副书记昝泽既是好友又是文学爱好者，常一起谈古论今，也常相互以文取乐。一次，米去食堂打饭，前后门都是被先去者拦着，请他作诗或以人名说歇后语后方能进餐。他举目一看，组织者乃昝泽，心灵一动顺口托出：“茅屎搬家——展（谐音）厕（昝泽）”，堵门者轰堂大笑，立即闪开了一条路，米敲着碗，笑着走进了食堂，真是趣味横生。围观者拍手高喊：“妙哉！乐哉！”。

‘米绍诗写过许多菱形诗，已失传。唯有《酒》一首，县职中退

休老师张炽昌同志通过回忆，现记录下来，与大家共赏。



文思敏捷写诗文 一代才子留华章

米绍诗平生爱好作诗不下千首，有《持性录》一集，但毁于“文革”时期，现流传下来的仅百余首。剖析他所作之诗无不与国家、民族、人民、事业、好友息息相关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。所作之诗皆即兴而发，率尔成章，不加修饰，浅显明畅，情真意切，顺口哈成，感人肺腑，许多警句，喻意深刻，无暇推敲，终不失为旺苍一代诗人。

三十年代的旧中国，国无宁日，民不聊生，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，米绍诗无限同情，对黑暗的社会无比痛恨。1935年2月，他在四川大学读书，见一小孩饿死在街头，无人收尸，惨不忍睹，为鸣不平，呐喊作诗一首：

感 伤

此是谁家白骨儿， 哮饥乞食昼横尸。

乡官近岁添多少， 饿殍当街竟不知。

1937年米绍诗于成都读书回家，看到家乡遭灾后，有的亲友被饿死，有的面容添老，旺苍县城冷冷清清，国民党驻军一付狰狞面孔，横行霸道，感怀而作《七律》一诗，鞭笞黑暗现实：

七 律

乡路迢迢客梦温， 五年一别旧时村。

人经饥岁颜添老， 地近边区兵愈狞。

逃户飞莺搏九万， 还乡壮志抑三分。

堪怜耆旧无多在， 风雨寒鸦满故城。

“9·18”事变后，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，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，全力进行“剿共”，激起了全中国爱国人士的愤慨。这期间，米绍诗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激情象一团火，熊熊燃烧起来，写了许多抗日爱国诗篇，抒发了一腔爱国和报国之情。因此，他又是一位民族爱国诗人。

1932年冬，米绍诗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，语文教师以《胡汉民电南京政府要人不顾国家危难应引咎自杀》命题要求赋诗考试，米写《七律》一首，痛斥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行径。

一九三二年冬

黯淡秋云压北平， 河山红泪洒青衿。

辽东已作蛇狐窟， 莽北空悲杜宇魂。